

### 第三條路線

#### 以社會現狀為指標的神死神學

如果要問：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美國國內最突出的神學思潮是甚麼？答案很可能是「廿世紀六十年代的神死神學」。如果再問：在廿世紀六十年代裏，能够像狂風橫掃美國教會及社會的哲學思潮又是甚麼呢？答案更可能是「神死神學」。如果最後問：在美國教會，及社會裏年青一輩最嚮往的新聞是甚麼？答案是「神死」。自從「神死運動」被一班年青神學教授開始倡言之後，好些高等學府，神學院及知識界都熱烈地討論這個問題；好些新書不斷以「神死了」這個新題目出現，有些書因為被人狂購的緣故，竟成了暢銷書。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的時代雜誌 (Time)，封面也用大紅標題宣告「神死了」這個大「訃聞」，電視廣播均有特約節目來討論這個熱門的問題，不少好奇的「信徒」多年沒有參加崇拜，頃間「神死了」這個噩耗，也糊裏糊塗的跑到禮拜堂去，看看是否要參加一個盛大的喪禮。甚至有些從來不上禮拜堂的人，聽到這個有趣的訃聞，滿懷憐憫的到禮拜堂看個究竟。信仰純正的神學家、學人、牧師，有許多帶著怒氣沖天，義不容辭的態度，撰寫長短文章來反駁這些神死謬論。教會期刊，宗教雜誌，神死號外等層出不窮，辯論得有聲有色。由於這班談神死的人的背景，都帶有濃厚的基督教色彩，也有某些宗派背景或教會立場，使教外人士有莫名奇妙的感覺，到底基督教的神是死是活，大家總想得個真確的答覆。

#### 一、美國社會與神死運動

宣告「神已死亡」這件事，初時並沒有甚麼神學的體系作根據，只不過是一個新運動的開始，這個運動除了表現出西方人心靈的虛空和迷惘之外，更指出現代人的罪惡和反叛。神死運動其實沒有清楚說明「神死」這個神學理論，相反的卻明確地將美國社會的現狀，生活的解體和信仰的反叛幾方面解剖出來，再墮入一個無神論的陷阱裏面去。

##### A、社會的現狀

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現狀是非常驚人的，除了人類登陸月球此類的驚人消息外，其他消息也，是史無前例的：

1. 美國人口膨脹率似乎已經被優良節育計劃所控制了，但是失業數字卻與日俱增。
2. 美國物價飛昇，通貨膨脹，情景可慮。

3. 美國教育制度算是非常成功，但是道德教育卻淪亡，今天由工會聯合提倡罷工風潮的包括醫生、護士、警察、消防員、教授、教師等，這是歷史上少見的。

4. 美國法律制度最嚴密，而犯法之手段亦最高明，青年罪犯的數字甚高。

5. 美國最喜歡談民主，自由，但種族歧視最深。

6. 美國常講和平，卻參與歷史上許多戰爭。

7. 美國許多青年吸毒，性狂，反抗，自滅。

8. 美國物質最豐富，但家庭破裂成分很高。根據一九七四年統計數字，一年內結婚案共有二百二十二萬三千餘宗，離婚案卻有九十七萬餘宗。換言之，這一年的比例，每二對半婚姻中便有一對是破裂的。一九七四年的離婚百分比是四點六，即是從一八九〇年的記錄起算到今天可以說是最高的。

9. 美國現代的生活，太注重物質的享受，缺少精神、靈命方面的培養。

10. 美國紙幣上印著「信靠神」，國歌歌詞上寫著「讚美神」，國家憲法上寫明「以神為上」，一般人所見所聞所感所受均無神。神學家宣告「神死了」實在不足為怪。

## **B. 生活的解體**

「神死了」這個口號也是現代人心靈苦悶的吶喊，因為生活的現實和神已經脫節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所謂新神學派，社會福音，無非要將天國建在人間，共享天下太平的福樂。豈料，韓戰 (1950-1953)，越戰 (1964-1973)，中東拉鋸戰接二連三的把美國捲入漩渦 (韓戰美軍死傷超過十五萬七千人；越戰美軍死傷超過二十一萬人)。這種長期的精神威脅，直接影響了美國民生。

廿世紀六十年代，另一個美國人民生活現象，就是瘋狂追求占星術、巫師、邪靈、交鬼、預言、東方的瑜珈術，及神秘宗教等，使不少青年男女的思想麻醉了，膾炙人口的女先知珍迪遜 (Jeane Dixon) 忽然間搖身一變成為世界名人。她信口開河的預言，卻被迷惑者看作金石良言，她的書和文章也暢銷全國，取巧的作家們乘勢趁機發財，大寫特寫有關占星學的書，例如「實用占星術」，「簡易占星入門」，「日用占星術」，「健康與飲食占星指南」及「占星與性生活」等書如汗牛充棟，遍滿坊間。好些大學還加開「占星學」，「魔鬼學」等特別課程來適應時代的需要。神秘迷人音樂、唱片、卡式錄音帶、七彩迷離的神秘圖畫、海報，在大小城市的書店裏，報攤上都琳琅滿目。美國一千七百五十份日報中，在當時期內，至少有一千二百二十份刊登占星學之類的專欄，加上吸毒、同性戀、嬉皮士的性衝動，使青年人的生活圈裏真是滿天星斗。

另一方面，就是青少年人對教會的不滿，遂有「神的兒女」(Children of God)，「耶穌羣眾」(Jesus People)，「靈恩運動」(Charismatic Movement) 等刺激性的團體出現，不少人離開了教會，男女混居一處，過所謂初期教會的公社生活。

最後，美國反種族歧視風潮，也像野火狂燒似的蔓延到全國。一九六八年黑人教會領袖金格博士被鎗殺，掀起了空前絕後的黑人暴動。美國在這種情形的壓迫下，千萬人的生活解體了，因為：

(1) 在教會裏「神已死了」-- 神學家，基督徒不到教會崇拜。教會無非是一種有形式而無意義的存在。

(2) 在信仰上「神已死了」-- 神學家，基督徒不再讀經、禱告、見證。人所追求的是一個無宗教行動的宗教。

(3) 在哲學上「神已死了」-- 現代人再不必依靠形而上的邏輯辯證來研究神學了，因為所有涉及神的話題在哲學上是無意義的。

(4) 在神學上「神已死了」-- 現代人不需要神，同時所有關乎神的觀念無非是人的推算和臆測。

(5) 在文化上「神已死了」-- 現代人目見廿世紀的文化，無論在藝術、音樂、繪畫、雕刻、攝影、戲劇、娛樂各方面都表現出神的毀滅，人的抬頭。

(6) 在社會上「神已死了」-- 人類社會，再沒有平等、自由、博愛，這一切不能單向神求便可得到，相反的，基督若要把天國建立在人間，必定要置身社會，積極反戰，反貧窮，反階級，反種族歧視，反資本主義等等。

(7) 在思想上「神已死了」-- 現代人強調人性自主，存在的超越，人不只說神死了，就是神不死，也要把他殺死，好使人變為神，這種矛盾思想引致人的自滅。

### **C、信仰的反叛**

在美國神學圈子裏，田立克的存在哲學及神學霸佔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。他聲言現代存在神學的「相關論」可以針對現代人「終極關心」的問題，人的信仰可以藉著跳躍的方法躍進新存在裏去。許多青年學子聽到這位德國奇才的高言偉論，除了張大嘴巴敬畏之外，還帶有一種神秘的感覺。

可惜，並非所有學子們都步老師的後塵，年青一輩的神學教授們覺得，美國的神學思潮不必被德國的神學傳統拖著鼻子走，於是想創造出美國本土的神學思想，一反田立克

的作風。據說田立克死前一個晚上，曾異常激烈地與一羣年青的「神死學者」們爭辯。很可能，這位老人家被一班小伙子刺激起心臟病發作而身亡。說實話，田立克的存在神學也不外乎讓人能够創造自己的標準，把人的存在「神化」起來，到那時，神的生死，在人的眼中也沒有甚麼重要的地位。

## 二、神死神學的歷史背景

上面提過，神死運動並不是美國人的新玩意。其實第一個真正用「神死了」這個名詞的人，是德國無神論者尼采。他的「超人」幻想，正面地聲明人是絕對自由的、自主的。在人的自我超越中，可以廢除一切有關神的信仰、儀式，和生活。這種思想充份表現出人類文化的解體，造成這種慘劇的因素非常複雜。

### A、歐洲的遠因

1. 尼采 (Friedrich Nietzsche 1844--1900) -- 誰也想不到，尼采是生在一個非常良好的德國牧師家庭中，自小接受基督教的薰陶，長大了卻宣告「神死了」。尼采十八歲便離開了真神，要尋找一個人生的解脫。大學期間，思想行動非常反叛，煙、酒、女人，卻無法滿足心靈的空虛和肉體的需要。後來醉心於哲學和音樂，因為生有奇才，二十五歲那年便升為巴塞爾大學 (University Basel) 古典哲學系主任。其後更瘋狂地攻擊基督教和出賣神。三十五歲那年，他精神崩潰，病重幾乎要死，他留了一張紙條給妹妹，上寫著：「當我死後，只許親朋來送殯，千萬不可讓神甫或任何人在我的墓旁，當我無法自衛的時候，亂說謊言。我願意以一位誠實外教人的身份與黃土長埋。」病好之後，竟然驕傲的說：「所有的神都死了，願超人萬歲。」

2. 海德格 (Martin Heidegger 1889-) -- 存在主義者，海德格也是德國人，曾獲哲學博士學位。他的思想受祁克果的存在哲學影響甚深。他在一九二七年發表「存在與本體」(Existence and Being) 一書，根據祁氏對人性的看法，加以無神論的立場，詳細分析人生存的目的和意義。他強調人是世界上的可憐蟲，被拋進一個漫無意義的真空裏等死，倘若人肯自察一己的內疚，或者可以從自滅之中活過來。他對尼采的神死哲學，不能給現代人一條出路，原因就是：倘若那個超然的神 -- 那些超然的勢力，都死了，滅了，那對人類有甚麼幫助呢？因為人根本對這些超然的事物毫無興趣。最要緊的還是有一天，人能够自覺，才可以為自己創造生存的意義，雖然他不像尼采那般極端、激烈和強蠻，他也直接把神置之度外。他的學生沙特繼承他的衣鉢，將無神論推得更廣，也可以說是「青出於藍，而勝於藍」了。

**3. 雅斯培** (Karl Jaspers 1883-1969) -- 第三位影響歐洲文化的存在哲學家雅斯培，也是德國人，和尼采一樣在巴塞爾大學當教授。他強調人生的追求必須要有一種非理性的最後經驗，才可以領悟人生的真諦。誠然，這種非理性的最後經驗，也是不能盡然解釋的，更不是一次過便完滿的。人生好像一條永無窮盡的路，走在其中的人只好努力的去走，因為人不知道那一次的經驗算是最後的，非理性的。這樣的理論，無形中將重生得救的真正經驗否認了，因為現代人無法真正坦白的承認他已經享有這種最後的經驗。

雅斯培對尼采很推重，他曾經寫了一本「尼采與基督教」的書，對人的咒罵重述一遍，雖然雅斯培竭力表揚存在哲學的偉大，也無法補助尼采晦澀，混亂，矛盾的哲學論調。

**4. 馬克思** (Karl Marx 1818-1883) -- 比較上述三位德國哲學家更早期的馬克思，也是一位傑出的德國人，他死的那年正是雅斯培出生的一年。但是馬克思卻為德國無神論鋪下了一條道路，馬克思在柏林大學讀書，早受黑格爾的思想薰染，學成之後，找不到哲學教席，遂在報館工作，到一八四八年加入了共產黨，發表「共產宣言」。因為政治思想關係，逃往英、法、比利時各國，馬克思的「資本主義」一書哄動一時，也奠定他的唯物論思想。由於政壇動亂，人心徬徨，許多人便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，發生一種美的憧憬，希望他的社會改革，共產手段，階級鬥爭，勞工翻身的革命運動，為人類帶來更美的社會，更好的生活。馬克思認為宗教是一種毒素，阻礙社會進步，而資本主義又常以宗教為麻醉品欺騙勞工大眾。於是提倡革除一切宗教，以勞動創造世界。尼采的超人觀念，必就是受了馬克思主義遺毒影響的。

**5. 祁克果** (Soren Kierkegaard 1813-1855) -- 存在主義的開山祖師祁克果是丹麥人，與馬克思同時期。他的一生是孤獨的，淒涼的，憂鬱的，有人說，祁氏的一生好像是一個不必要的悲劇，他不算是個神學家，只是對人生有極深刻的體驗，所寫的二十多本書中，都充份表現出歐洲十九世紀的空虛，寂滅和迷失。他本人對教會的假偽非常不滿，死前也以一個真實的基督教殉道者自居，拒絕教會的一切禮儀與安慰。尼采可能是步他後塵，把開山祖師的生活細節也模仿過來。

上面已經提過，祁克果的存在思想為歐美廿世紀的神學思潮帶來一股極大的潛力。他的生活、思想非常重視個人的存在，對當時國家、教會，那種徒有外表而無實際的情形深惡痛恨。他更積極反抗任何教條、規則，他的論點，帶著濃厚的藝術性和刺激性，很容易引起陷在困境中的現代人之共鳴。

祁克果並不是無神論，所以不能將之與尼采派同列，然而他的哲學思想，存在的論調，信心的新釋，對教會的反感，卻給後世帶來了一種反作用。換言之，他本人對神的虔

敬，對聖經的尊重，對信仰的追求，這些好處，沒有發生大的影響力。相反的，他對人生看法的悲觀，對教會信條的反抗，對個人存在的偏重，卻被人高抬起來了。所以他對歐洲神死思想的形成，不能說沒有一點間接的關係。

**6 沙特** (Jean Paul Sartre 1905-) -- 尼采死後不久，法國存在哲學家沙特接著在歐洲起了領導作用，他沒有尼采那麼瘋狂，但比海德格更深入。他的無神論已經受大眾的歡迎了，沙特的人文存在主義，強調神的死亡就是人的解放，惟有不受神管制的人，才可以自由自在的去作自我決定、選擇和生活。也惟有在無神的社會裏，人才發現真正的人生價值和意義，因為人生惟有能自決才有真正的自我威權，例如：有一天，你在街上走，正要過馬路的時候，有一位老太婆也要過去，倘若你禮貌地協助她安全的過到那邊去，可以說你真正表現出本身的自我威權 (Authenticated Yourself)。不過，你立意將老太婆推在地上，把她的錢包拿走，你同樣是真正表現出本身的自我威權。行動的本質和內容並不重要，最要緊的還是你能自我抉擇和自我行動。沙特的路線是一條非道德的存在路線，可惜這種理論，在沙特本身也無法實現出來。他早期的作品「存在與虛無」(Being and Nothingness) 很快便譯成英文暢銷歐洲各國，後期的小說也深受美國人歡迎，所以沙特的無神主義思想，也直接影響了新大陸神死運動的開端。

**7. 卡繆** (Albert Camus 1913-1960) -- 法國另一位存在主義作家就是卡繆。和沙特一樣，他不算在神學有甚麼真正的貢獻，唯一的貢獻就是再深一層的在小說裏宣佈神真的死了。卡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參加地下工作，創辦「襲擊」戰報。他早期的作品「異鄉人」(Stranger)，就足以證明他的存在思想比沙特更激進。卡繆聲言神是不存在的，更呼籲人類對自我存在的荒謬，和對一切限制自我滿足的因素極力反抗。無形中，在人類生存的問題上又加上一種反動力量，不單只反對神，咒罵神，更加反對人自己，咒罵人自己，使人生完全失去真意義，自然引致人的自滅。

## **B、美洲的近因**

自從美國進入廿世紀新時代之後，接二連三的受兩次世界大戰的打擊，加上韓戰，越戰，人心對所有的宗教都抱著懷疑的態度，更因神學的路線都偏向人文主義，神的觀念漸漸模糊，人的主權日見增加。美國不景氣結束後，人民生活日漸好轉，社會福音大受歡迎，一步一步將神死運動的序幕打開。

1. 新正統神學的影響 -- 在新正統派的學術圈裏，與歐洲巴爾特，布特曼兩人媲美者，惟有美國的尼布爾 (Reinhold Niebuhr 1893-1971)，他把新正統神學思潮帶進美國的神學界且大放異彩。

尼布爾的祖先本來是德國人，一八四八年共產宣言正式發表後，德國社會動盪，人心混亂，尼父與其未婚妻移民新大陸。故此尼布爾出生於美國，雖然他是美國人，卻沒有失去德國人那種堅強的精神，他在美國教育界，神學界有顯著的成就。在美國近代神學家之中，尼布爾可算是影響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倫理，及教會最大者，他發現人性的矛盾，造成個人，家庭，社會的衝突和焦慮。所以人必須能夠做到否定自我，方有真正的解救辦法，他把人的自覺在救贖過程中放得很高，所以和存在主義所提倡的「人的超越」非常相似，加上他後來對教會的黑暗、落後，大加抨擊，難免有些人對神也失去信心，希望用人的科學方法，組織方法，將教會重新整頓。

2. 存在哲學的鼓勵 -- 雖然存在主義沒有國籍的限制，但是在德國近代神學，哲學，文學圈子裏卻產生最多這樣的人。田立克 (Paul Tillich) 是德國奇才，與存在主義者海德格為同事。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緣故，德國政壇動盪，田立克全家移民新大陸，在紐約協和神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。上面已經提及他在存在哲學上的造詣，例如他的「新存在」，「相關論」，「系統神學」等神學思想充份表明德國存在哲學傳統的深奧，他去世前一個晚上，在芝加哥大學神學院與一羣年青的「神死學者們」發生激烈的辯論。

3. 神秘巫術的盛行 -- 從來沒有人會預測到在這個科學昌明，知識高深，物質豐富的美國社會裏卻充滿了神秘學術 (Occultism) 和魔鬼巫術 (Switch Craft)。人類好像對真神討厭了，連這個名字也不願再聽聞，就一反常態去求鬼。數月之間，占星術，占卜術，交鬼術，江湖術，到處盛行。不少青年男女瘋狂似的去尋求魔力和迷幻。難怪神死運動也鼓勵信徒們多追求東方的神秘主義，來充實人心靈的虛空。

### 三、神死神學的人物

「神死神學」實際上還未能成為一個體系，只不過是一個流行的口號，一個反宗教的運動，也是一個信仰的反叛。這個運動的產生大致是在一九六五年，美國幾位年青的神學教授，對英國羅賓遜會督 (John A. T. Robinson) 發表「向神誠實」 (Honest to God) 一書產生激烈的討論，同樣的文章在一些教會及宗派雜誌裏不斷出現；美國大報章，大雜誌也以特號大字吹播一番，加上「神死了」這個名詞非常刺激、吸引，也容易上口，所以神死運動就不脛而馳，瘋迷全國。

為甚麼這個運動會有如此偉大的吸引力呢？為甚麼在一個所謂基督教的國家裏，提倡無神論的運動也如此受歡迎呢？為甚麼一般冒險性極強的美國人，卻對死字有那麼濃厚的興趣呢？要答覆這些問題，必須明白美國社會的宗教和文化的現狀。

通過美國社會及文化的透視，很明顯看出神死運動的興起，至少有四重意義。

首先，是心理上的意義 -- 現代人不必再有神的念頭和心思了，因為今天美國的存在生活，沒有那一方面真正與神有關係的，同時，一切宗教儀式也失去效用。現代人不須作任何虔誠的默想和禱告，根本上人的腦海裏再不能浮現出神的意念，先前的宗教名詞，屬靈口號，盡失真義，和現代人的生活脫節了。故此在人的心理上是無神的，換言之，神已經死了。

其次，是社會上的意義 -- 現代美國社會裏的教育、政治、經濟，各階層的組織已經失去先前的感化作用，人再不能從這些機構中覺得有神的存在。例如，美國主張宗教自由，又稱為基督教國家，這點對現代人已經失去真實感；美國的憲法，國歌，紙幣上都印有敬拜神的字樣，這點對現代人也失去真實感。正如沙特所說：「姑勿論神存在與否，對我們是毫無用處的。」

再次，是本體性的意義 -- 現代人對宗教的名詞，術語已經討厭極了。但是不知道如何把這些象徵性的觀念從人的意念中剷除，當「神死了」這個口號宣告出來之後，現代人好像找到了一條生路。人再找不到任何文字，辭彙，形式可以象徵神，因為神已經死了，人既然連「講及」神這個可能性都好像沒有了，那末去「相信」神豈不是更荒唐嗎？

最後，是神學上的意義 -- 現代人雖然宣告神死了，但無法否認這仍然是一個神學的問題。何以見得這是一個神學的重要問題呢？第一，如果這個真神沒有死，而人偏說祂死了，那將來的結果會怎樣？第二，倘若這個真神死了，以後又復活，那麼人怎樣去應付呢？第三，既然真神已經死了，那麼神學體系裏其他的要素必須另找新的解釋。第四，神死了，人活了，只不過將神學重心改為人文主義，到底現代人的人文主義帶來甚麼應許呢？這些問題都是現代人所焦慮的，冷靜一點，很可能我們覺悟到，真正死亡的不是神，而是人。

提倡以社會現狀為指標的神學家，大部份是較年青的，其中大致分為兩派。第一派如奧太舒，韓米頓，溫漢尼，范巴倫等代表激進派，他們主張神已死了，基督教應該完全重新改造；第二派如郭士，羅賓遜等代表世俗派，主張正統主義的神學體系和字句已經死了，故此應該全部革新，以適合世俗人的胃口。兩派的方法和動向似乎有所差別，實際上兩者的出發點都認為神已死了，該由人來接棒。

### **A、激進派 (Radical Approach)**

1. 奧太舒 (Thomas J. J. Altizer) -- 奧氏是「神死」運動的主要人物，他的思想在美國第二次大戰後，可算是創作性的，充份表現出美國的新論調。他深受歐洲的存在主義



(尼采，沙特) 和東方的神秘主義 (佛教禪宗) 的影響。同時，美國的社會現狀使他窒息，眼見不到神的偉大，耳聽不到神的聲音，口傳不出神的恩言，鼻嗅不到神的氣息，手摸不著神的帶領，腳跑不上神的義路，生命上得不著神的同在。他才大膽地，悲痛地，無可奈何地宣佈：「我們必須認定神的死亡是一樁歷史事件；神已經在我們的時代、我們的歷史、我們的存在中死去了。」奧氏的論調是極其難懂而又是自相矛盾的，他常說：「感謝神，神死了。」他並不是主張沒有神的無神論者，他希望人相信全能的神已完全陷於人類社會裏，還引用腓立比書二章六至八節這段經文證實本有神的形像之基督，已經「虛己」、「成人」、「卑微」、「順服」、「死亡」，他又主張惟有認定神已在人間死了，才可以踏上生命的正途，找到那完美的基督。找尋基督的途徑，不再是依從陳舊的教會路線，而是非宗教性的，世俗化的途徑。他批評現代的正統神學思想與人類的現狀格格不入，雖生猶死，所以「基督教無神論福音」一書中，他大聲疾呼說：「將神殺死是人類一種救贖行為。」

奧太舒的神學思想仍未有系統的整理出來，所以整個神學運動和思潮，仍在不斷的改變和發展中，下面四點是值得注意的：

第一，歐洲存在哲學的恩澤 -- 神死運動的遠因起自歐洲，奧太舒本人的思想盡量表現出其激進、獨特和現代化，卻無法否認他受歐洲存在主義的影響甚深。正如其他激進派神學家，奧太舒對尼采異常敬佩，他的用詞，造句都模仿這位德國無神論宗師。奧氏認為「尼采是現代最偉大的先知，因為他有勇氣和遠見呼籲人類投入存在的現狀，享受自由自主的生活，而現代人若要享受這種真正生存的形態，必須慕求神的死亡。」奧太舒對另一位德國殉道者潘霍華 (Bonhoeffer) 的思想亦非常嚮往，因為潘氏所寫的幾本書如「獄中書簡」(Letters from Prison)，「追隨基督」(Cost of Discipleship)，「團契生活」(Life together)，「聖徒的交通」(Communion of the Saints) 中，都創造出許多簇新的，獨特的神學詞彙，正合激進派人士的口胃。本來潘氏的信仰與奧太舒的神死運動沒有基本上的關連，無奈潘氏的新觀念，新字眼，被用來作了反宣傳。無形中，也給這個運動一些武器。第三位影響奧太舒思想的可算是德國奇才田立克，雖然兩者在年齡，經驗，著述，路線都有明顯的分別，奧氏卻佩服田立克在存在哲學上的勇毅和創造力。當田氏心臟病復發死亡的時候，奧太舒婉惜的說：「他是我們歷史上唯一的神學家，能够使現代人對神學思想發生一個真實感；也是唯一有堅毅的精神去面對廿世紀裏充滿世俗化的社會的人。」就算田立克能起死回生，聽到這番祭文，也不會有甚麼好感，因為田氏覺得這班後起之輩所走的激進路線，連象徵式的神觀都要毀滅，邁向無神主義，未免有點走得太快和太遠了。

第二，東方神秘主義的吸引 -- 奧太舒的神學處女作，是一本有關佛教，禪宗神秘主義的論文，書名是「東方神秘主義與聖經末世論」(Oriental Mysticism and Biblical Eschatology 1951)。他初期的神學思想是無定向的，只是在客觀地，真誠地尋找一個主體的觀念。他認為基督教的固執傳統，實在無法使人自由自主地去作有意義的抉擇，尤其是對神的觀念，被教條式的信仰和實行所限制，人再不能清醒地了解自己的本相，人腦海裏的神只不過是一個象徵，當然這種象徵對現代人的真存在是沒有用處的。

奧太舒對那種神秘的，抽象的「神聖」觀念倒沒有完全放棄。一九六三年他將一位羅馬尼亞人歐里迪去印度求仙的經歷，與現代基督教作一綜合研究發表「歐里迪與神聖辯證」(Mircea Eliade And Dialectic of The Sacred 1963)。書中強調現代基督教神學的動向與那「神聖的」越離越遠，甚至到了一個覆水難收的地步。惟有從非基督教，東方宗教當中或者可希望再找尋到一個神聖的境界。奧太舒還聲明，現代人再不能用所謂「宗教的言語」，「神聖的言語」去表達這個新境界。書中指出：「在我們的時代能精明地選用世俗的言語，才是真正進入神聖境界的途徑，因為所有傳統的神學範疇已經完全失去真義。」奧氏以為將東西方宗教的精華合為一體，便能創造一個新的神學思想，他的勇氣是可嘉的，但是站在信仰的立場，未免太天真了。

第三，基督教無神論的推行 -- 細察奧太舒的神學路線，當初他絕對沒有走向無神論的動機，一九六一年發表的思想，只是充滿抽象性和神秘性的問題。到了一九六六年，他發表了「基督教無神論的福音」(The Gospel of Christian Atheism)一書。他正面指出，所有基督教關於神的部份可以拋到九霄雲外。他的主題完全取自黑格爾的辯證法和尼采的無神論，奧氏宣佈神死了，卻保留著基督，書中呼籲現代人應「歡迎那位完成一項由超脫而進入內在的運動，隨時隨地與人同在」(第一五五頁)。對基督的位格這樣解釋，無疑是與第一世紀的諾斯底派有所相像，既然現代人的信仰不能接受一個外在的，超然的神，但可以讓基督的智慧慈良存在人心，倒不如直截了當的說，那個超然的神已經死了，現代人不必再顧念到神的事情。

當奧太舒保留基督這個名字，與聖經所記的受膏者，有很大的差別，他認為基督是一個「進程」(process)。

第四，神死運動與新神學的誕生 -- 自從神死神學在美國成為一個瘋狂的運動後，不少文章，書籍都針對這個主題發表偉論。一九六七年有一本「神死辯論」(The Death of God Debate)選集面世，裏面有一篇由奧太舒執筆的「新神學的意義」(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Theology)，縷述神死思想的本質和動向。他認為過去歷史上

的基督教，已不能再向現代人發生甚麼作用了，一個新的神學必須應運而生。這個新的思想必須由新的言語，新的作風，新的形態，和新的生命來表現。他還說：「我們不能假定這種新的神學已經來到，也不敢假定這條思路已經鋪好，更不會假定這種進化階段毫無疑點，但是我們可以說，目前已經有更多的基督徒及神學家從教會各階層出來，尋找一個新的，激進的信仰。」

但是何微頓 (Kenneth Hamilton) 批評奧太舒的思想並不新奇，「這種無神論比黑格爾的思想更殘舊」。

**2. 韓米頓 (William Hamilton)** -- 神死運動第二位激進領袖韓米頓的思想比奧太舒更顯得激烈和衝動，卻比不上奧氏的哲學化。由於他本人的衝勁和背景，神死運動的文字大都用他以非正式的代表來發表。他的思想一反新正統派的辯證手段，不從存在主義的消極厭世，卻鼓勵世人積極參與救世的行動。他在思想上的反叛，一則討厭教會的形式化，這是深受潘霍華的影響所致，另則以積極行動來彌補消極的反叛，這是深受人文主義的催迫。現代人若切身力行，就能夠人定勝天。韓米頓發表過好幾本書，但嚴格來說，他的神學思想也不能成一派系，下面三點是值得一提的：

第一，神死運動的多重意義 -- 自從神死運動產生之後，引起神學圈子內及教會裏許多辯論和混亂。韓米頓為了重申這新運動的要旨，曾經為神死運動作下列五種解釋（神死辯論第二二七頁）。

(a) 潘霍華的入世觀 -- 新運動的要旨是入世的，現代人已經出頭了，可以將一切殘舊的，形式的宗教毀掉，將神的觀念摒棄，因為過去的神只是一個濟人燃眉之急的一個觀念。現代人要親力親為去面對自己的困難。

(b) 卡繆的厭世觀 -- 新運動的另一要旨，乃在表明人間疾苦日形慘重，六百萬猶太人集體死亡，多次世界大戰，死傷無數，可見聖經所講的神已經不再關懷人之生死，大慈大悲的主宰已經死掉了，人的結局就是痛苦無邊。

(c) 現代宗教的傳統性 -- 新運動的目的也是為了攻擊現代基督教神學上的巴爾特新正統派。雖然巴爾特的思想佔據了神學範圍的要點，卻不能滿足神學上的饑渴。新正統派勉強地聲言神藉著耶穌基督向現代人顯現，可惜現代人卻無法誠實地、明顯地去知道這個事實。故此，神的觀念不再在現代人的腦子裏發生任何作用。宣告神死了，還可以減少一些思想和信仰上的混亂。

(d) 現代生活的真實感 -- 現代人每天所面臨所經歷的敬虔、驚訝、悽慘、不幸、聖潔、神奇，這一切都是真實的感覺，也是不能避免的。新運動的要旨，乃在指明這些真實感不是由神而來，更不要神來解決。今天人生中許多事理是要人自己去創造、解釋和建立的，如醫藥、天文、太空等經歷。如果人能建立一個宇宙觀，那麼神的觀念自然不必要了。

(e) 無神主義的新發現 -- 現代人漸漸發掘出更多的新名詞、新方法、新思想來表達和解釋道德，文化，科學，審判此類的社會狀態。神死運動的要旨，不是否認現世生活中的痛苦，神秘和複雜，乃是說明不能再用神這個字去解明這些人生現狀而已。

第二，神死運動與激進主義 -- 韓米頓諒解到基督教的傳統是難以推翻的，所以人要去創造自己的新主義，在「基督教的新要素」(The New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1961)，和「激進神學與神死」(Radical Theology and The Death of God 1966) 兩書中，韓氏詳細分析激進主義的內涵。他對奧古斯丁、加爾文、巴爾特路線的基督教表示不能接納，除非將神的觀念除掉而全部集中在耶穌身上。韓氏所標榜的耶穌只是一個「行動崗位」(A place to be)，他指出現代人要效法耶穌向世界邁進，為世人服務。現代基督徒的生活，就是天天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效法耶穌，變成耶穌的偉大。同時，現代人的崗位各有不同，如為和平，民權而示威；為貧窮子弟而請命；為弱小民族而奮鬥..... 在這些愛鄰舍的事上得到成功，就會變成偉人耶穌一樣。

第三，激進主義的前途 -- 根據韓米頓自己的預測，現代神死的激進主義正陷入一個非常時期，前途是無法確定的。他指出三個可能性：

首先，激進主義可能更左傾。就是說，比現在更激進，陷入一個純粹的無神主義或人文主義，與基督教完全脫節。很可能，馬克思主義，或佛洛伊德主義取而代之，那時，基督徒不會成為此派的同志了。

其次，激進主義可能向右傾。就是說，比現在和緩一些，神的誕生和復活是可能被人體驗的一種經歷。韓米頓還指出今天郭士 (Harvey Cox) 的世俗神學和羅賓遜會督的神學探索，與激進主義都有密切的來往。

最後，激進主義可能演變成另一種簇新的神學體系，「神死了」這個口號叫得非常響亮了。今後，重點可能不再放在神死了這個消極的觀念上。

**5. 溫漢尼 (Gabriel Vahanian)** -- 神死運動激進派中另一位人物溫漢尼的著作非常難懂。他將歷史上的理論，事件縱橫錯雜的拉在一起，使人思路容易混亂。他的中心點大

概是說基督教的焦點已經從神轉移到人了，神的觀念只能在過去的舊文化、舊社會中發生作用。如果在新文化、新社會裏面向現代人談信仰，非要用現代的語言，方法，不能成功。

溫氏寫過幾本書，偏重文化、歷史和社會方面的研究，如「神死 -- 基督教後期的文化」(The Death of God, The Culture of Our Post - Christian Era 1961)；「沒有偶像的等待」(Wait Without Idols 1964)，兩書都是從人類的文化背景去冀求宗教的真諦。

溫漢尼的思想與奧太舒的基督教無神論主義有所不同，甚至他認為基督教無神論並不是一個最理想的解決方法，因為他主張如果真的有神的話，那末只有神自己才會有神的觀念，人只有偶像的觀念。若不小心研究溫氏的思想，很容易被引走迷了路，他要提倡的路線比奧太舒更激進，基督教無神論還將神當作反對、攻擊、指責的對象來高壞人性的尊嚴、自大。如今神死了，且聲明人只有偶像的觀念，豈不是把人的地位提升得更高了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人本身就成了宗教崇拜的對象。

**4. 范巴倫 (Paul Van Buren)** -- 本來范巴倫的思想應該列入世俗派裏面來討論更為合適，因為他的著作「福音的世俗意義」(The Secular Meaning of the Gospel 1963)強調要將基督教中所有不合現代社會的理性，不合現代人的形式完全改變，使之迎合今天世俗人的口胃，才能使人明白真神、永恆、靈魂，這類的字眼。既然韓米頓對他非常欣賞，還公開表揚他的治學方法，把他拉進「神死的陣營」(「激進神學與神死」(Radical Theology and the Death of God) 第卅二頁)，也姑且把他放在激進派的行列介紹一下。

范巴倫對潘霍華的無宗教性的基督教頗為欽慕，依循這個要旨，運用語言分析學去解釋聖經，使一個不要神的世界能聽得明白。

范氏認為聖經中那個「神」字或「上帝」是個沒有意義的名稱，倒不如把一切集中在「基督」身上，以基督為中心，發揚廣大，因為聖經中的神是現代人所不能接納的，但對耶穌在歷史上的工作是可以明白而敬重的。例如耶穌的門徒在耶穌身上發現到一種愛的力量，為人而犧牲，這愛何其偉大。耶穌死後，這班門徒也被愛的感動而四出傳道救人。歷代以來，教會的存在就證明這種愛被多人感染，被多人實行，被多人接納。范氏草草把耶穌的人性高舉，而對復活的大能不提，無形中否認了耶穌的神性。這種神學思想是很危險的，因為重經驗論而放棄信仰，就好像把聖經中的「信」字刪除，又陷入了人文主義的圈套。

## **B. 世俗派 (Secular Approach)**

把郭士和羅賓遜放在神死運動這一章來介紹本來不大適合，因為倆人的思想和態度與神死運動的領袖們有別，也沒有強調無神論的激進，而羅賓遜又不是美國神學家，有些格格不入的樣子。現在把他們列在一起，主因是此派的宗旨和路線，都是以人為本位。從人生的深度來思想，分析，決定神和有關神的事。如果這樣發展下去，豈不是神人易位，本末倒置，重蹈詹姆士 (William James)，孔德 (Auguste Comte)，容革 (Carl Jung)，尼采 (Friedrich Nietzsche) 這班人的覆轍嗎？正如耶利米先知所說：「我的百姓作了兩件惡事，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，為自己整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。」(耶二 13)

**1. 郭士 (Harvey Cox)** -- 自從「世俗城」(The Secular City) 一書出版後，真是洛陽紙貴，暢銷全球。作者郭士就搖身一變成為美國當代一個神學名人，他的論調其實沒有甚麼新穎，無非是指出在這個混亂的世界裏，人類日夕所接觸的問題，必須有妥善解決的辦法，因為人是被命定來管理這個世界的，今天人沒有辦法來應付現世的問題，乃是現代人對世界有一個錯覺，尤其是在宗教信仰上的錯覺。他希望世人清楚認定今日的世界，是世俗的世界；今日的城市是世俗的城市；今日的人類也是世俗的人類，不必勉強用宗教的名詞或神秘形式來規範和壓制。

郭士喜歡用舊約耶和華 (Yahweh) 這個名字，在「世俗城」小書中他認為「出埃及與復活節，仍然是聖經信仰上兩個重要的焦點，也是教會神學建基的開端。出埃及表示神在歷史上工作的明證，祂使人從奴隸之地得釋放，使人從政治、文化、經濟的捆鎖中解放出來，在曠野建立一個新政制，新價值，新的民族意識。復活節代表耶和華在今日仍然施行解放的工作。」(第一三二頁)

他用解放的觀念來引出他的主題，他認為今天一切都要世俗化，適合世俗人的需要。當現代文化被世俗化後，宗教便跟著被改變，正如田立克所說：「宗教是文化的精華，文化是宗教的形態。」當宗教被改變適合現代人的需要，那時，人就真正自由了，生活便有意義了。

郭士將世俗化 (Secularization) 和世俗主義 (Secularism) 劃分開來。他強調前者要歡迎，後者要批評，因為世俗化是社會上一種不能顛倒的歷史過程，這個過程表明人類社會的進步，和思想上的自由。現代人可以集中精神來改進現世和享受現世的生活，由於城市的世俗化，人類的生活形式從部落及鄉村的風土文化，演進為複雜及自由的都市文化。先前與鄰舍的熟稔情形，因為都市生活流動性大的緣故而疏遠冷落了；先前被鄰舍監視的情形，也因為都市複雜生活得到自由了。

郭士還主張教會不應單是一個好的組織，教會實際上是一羣人，有責任使地上城市世俗化。

他批評世俗主義的理由是：這個主義的相對是神聖，故此許多人將凡不神聖的都歸入世俗主義裏面。無形中，使這個名詞變成一個神學的字眼，甚而演發為一種有宗教意味的派別。

郭士這種理論本來沒有甚麼神學的價值，因為與聖經所講的相差太遠了，恐怕結局就是羅馬書第一章的慘狀。現代人，姑勿論是有信仰或無信仰的現代人，不可不慎。

**2. 羅賓遜 (John A. T. Robinson)** -- 其實，把羅賓遜會督放在美國神死運動的最前鋒也是有理由的，因為羅氏「向神誠實」一書在一九六三年出版以後，立即震動美國基督教的神學界。以英國聖公會會督的身份，發表如此標奇立異的新說，引起了美國報界的注意。紐約時報特約訪問並介紹新論之內容，該報記者同時讀到韓米頓一篇有關神已死亡的怪論，於是雙管齊下，將歐美的新思潮大吹大擂，造成一個新運動。

羅賓遜的小書，本來沒有神學的深度，只是他本人受幾位德國神學家如布特曼，田立克，潘霍華等的影響，對自己過去的信仰，教會的儀式，教條的嚴厲，開始有一個誠實的檢討。羅氏用了許多存在主義者用過的名詞，重複地寫了一百四十多頁，沒有甚麼新意味，只有一點必須提出來的，就是他對「新道德」的看法，直接影響今天不少男女青年。

聖經的中心是「愛」-- 神在愛子耶穌基督身上給予世人的大愛，這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，新道德的基本意念取自聖經，以愛為人類社會倫理判斷的唯一標準。但是新道德稍為改了一些，首先，主張聖經中一切命令，律法，都是相對的，而不是絕對的，其次，認為聖經中的道德，禮儀，律例是有時間性和文化背景的。這些古老的傳統，已經不適用於現代人；再次，強調聖經中的教訓，規條實在過份簡化而忽略了例外，好像掛一漏萬似的。所以今天必須注意個別不同的，特殊的情況，按照個人，處境，情勢，困難，利弊加以合理的判斷，不必以通則作墨守繩規的處理。

這種新道德觀念，就是美國法立卓 (Joseph Fletches) 的實驗哲學，羅賓遜把他推許至甚，法氏稱此新哲學為「處境道德」(Situational Morality) 或「處境倫理」(Situational Ethic)。根據此新思想，任何事情實在沒有絕對性的可能，在某種情況或處境中要作道德的抉擇時，「愛」是唯一有關的因素，其他一切標準都是無關重要的。很明顯地，羅賓遜在「婚前性交」及「離婚」兩方面完全同意法立卓的理論（向神誠實第一二八頁）。所以在新道德的標準下，「姦淫」在本質上不算壞，只要苟合男女的動機是出於真愛，又在某種特殊情況中是可行的。同樣「離婚」沒有甚麼道德的責任，倘若為了保存

父母、兒女各方面的感情或靈性，又在某些特殊處境之下，實行離婚就滿足了愛的要求。如此理論確是破壞倫理，毀滅道德，助長肉慾橫流，危害人類甚烈。

#### 四、神死運動的影響

神死運動產生之後，不少人紛紛發表文章，書刊，加入這個熱門的爭論。雖然三、四年後這個運動已經改變了方向，有些思想上的流毒是會遺傳下來的，今天的基督徒千萬要慎思明辨，不可被新奇的學說吸引而離棄聖經真道 (弗四 14)。福音派的人士，很少花時間去批評神死運動，現在提出四位福音派人士的積極態度，來給神死運動作一個評論。

**a、亨利 (Carl Henry)** -- 在神死運動發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，曾經在「今日基督教」(Christianity Today) 雙週刊發表「對一班神死野馬的答覆」一文中，以歷史的眼光指出自康德的批判哲學盛行後，接踵而來的就是五個趨向神死哲學的步驟：

- (1) 自由神學 -- 客觀的，非理性的有神論。
- (2) 新正統主義 -- 非客觀的，非理性的有神論。
- (3) 存在主義 -- 非客觀的，非理性的，反神蹟的有神論。
- (4) 田立克主義 -- 非客觀的，非理性的，反神蹟，反超自然，無位格的有神論。
- (5) 「神死」神學 -- 非有神論 (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七日刊)。

亨利將神死運動，看作一個過渡時期的「非有神論」(Non-Theism)。他只替這些年青的神學教授們惋惜，他曾預測說：「當代神學不能停留在神死神學上的，因為那樣的新聞已經不可能再引起讀者的興趣，當人宣佈神已經死亡，他還有甚麼可再說呢？人們不會在一具屍體旁邊徘徊太久的。」

最可笑的是美國有人用神死運動的英文 (Death of God) 二字的簡寫冠以「狗的神學」之雅號。

**b、林本納 (Bernard Ramm)** -- 在一九六六年也曾發表「誰說神死了？」(Who said God is Dead?) 一文，以文化的觀點，把神死哲學的前因作廣泛的討論，他認為神死運動的掀起，表明了西方文化的正式崩潰。林氏指出，西方文化自從第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之後，歷代以來均以基督教的信仰為根基，無論哲學、文學、音樂、藝術、倫理，都涉及神的觀念。可惜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跟著世界潮流走，慢慢地將神的觀念蒙蔽了。神死運動足以表現文化的瓦解，正式進入一個基督教後期的時代。



**c、薛華** (Francis A. Schaeffer) -- 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「神的真在」(The God Who is There) 一書中指出今天的歐美神學思潮，已經超出了「絕望線」的最終點。薛華認為現代「絕望線」(The Line of Despair) 的起點，歐洲方面是大約在一八九零年，美洲方面大約在一九三五年。絕望線一共向下墮落五次：1. 哲學，2. 藝術，3. 音樂，4. 文化，5. 神學。當神學思想開始墮落，人類也好像跑出了絕望線的盡頭了。

**d、司徒德** (John R. W. Stott) -- 在「獨排眾議的基督」(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) 一書中第五章，正面指責羅賓遜會督的「新道德」。他認為羅氏推崇的新道德是一種令人懷疑的主張，因為新道德觀摒棄一切絕對的，只有愛是例外，而舊道德觀則設法滿足律法和愛兩者一切的要求」。所以司徒德很義正辭嚴的說：「不論誰作這種主張，都應受譴責。」

**e、滕近輝** -- 在「路標」一書裏面，對新道德的錯誤提出八大指責，大意是：

- (1) 新道德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，誤解遵守律法的真義。
- (2) 新道德對於人性過份信任。
- (3) 新道德摒棄了一切固定的律則，只抓住了一個盲目的動機。
- (4) 新道德離開神的聖潔而只講愛，就忽略了「神聖的愛」-- 真愛。
- (5) 新道德以自己作自己的標準，在「當局者迷」中摸索。
- (6) 新道德是教會隨從潮流而產生出來的一種神學理論，庫恩教授 (Harold Kuhn) 稱之為「接受神學」，使教會失去領導的作用。
- (7) 新道德只有助於情慾的泛濫，不能控制心理上的正常發展。
- (8) 新道德把例外當作主體，喧賓奪主，本末倒置。(第一七三，四頁)

## 五、深入研究

1. 神死運動就是「人文主義」的復古，或說「無神主義」的新生。回顧人類歷史，最大的錯誤乃在叛逆真神，偏行己路，試用羅馬書第一章十六節至三十二節，對神死哲學作一個批判。

2. 歷史家湯恩倍在「歷史研究」一書中詳細指出人類背負「原罪」的包袱，無法擺脫。倡言改善人性，乃是不符事實的空想，六千年人類歷史是最好的鐵證，聖經說：「罪的工價乃是死，惟有神的恩賜，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，乃是永生。」(羅六 23) 現代中國

學人如吳稚暉，胡適等都深受無神論的影響。今天的基督徒應如何去處置吳稚暉的「滅神論」，胡適的「神滅論」呢？又試將吳、胡兩氏的思想與奧、韓兩人作一比較。

3. 章力生博士巨著「人文主義批判」，對神死哲學當頭一棒，試細讀此書，然後設法用書中所引的聖經寶訓，回答神死神學中所提出的問題。

4. 大部份神死運動的領袖都對教會現狀不滿，對教會儀式厭惡，加上自己的聰明，演發出新的思想和運動。這種行徑是不滿現實的青年人所喜好的，身為基督徒，我們除了堅信聖經中的純正信仰之外，應該怎樣用實際行動去勸導青年人了解教會的現狀，欣賞教會的聖工，和積極地參加福音廣傳的行列？

5. 林治平所著「現代人的痛苦」（一九七三年出版）明顯地刻劃出沒有神的慘狀。其實，美國的神死運動無形中就是一個「現代人的痛苦」運動，試從文學的立場去分析人類失落的痛苦。

6. 基督教分三大綱要就是信、望、愛，新約使徒們所寫的信息也集中在這個中心上。今天神死神學認為神已經死了，那麼不必信，也不必望，只要跟隨偉人耶穌，以他作為人類生活行為的榜樣。委身於愛，就達成至聖的地位。能否用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，及約翰福音第十七章為骨幹，來討論這個似是而非的新思想？

7. 如果神死運動員如韓米頓所預測的走第三條新路線，就是不再大叫「神死了」這個口號，試問今天你對這運動的批判和預測又如何呢？